

津巴布韦：“颜色革命”戛然而止

和静钧



穆加贝在津巴布韦人民心目中具有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

图片来源/Imaginechina

英美似乎在判断：津巴布韦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治也可能跟着崩溃。但它们高估了津巴布韦所谓的民运派，低估了老对手穆加贝的能力。

随着4月12日津巴布韦国民议会新一届议员宣誓就任，席卷中亚和中东的“颜色革命”在非洲戛然而止。街头政治悄然收敛了它的激情，那些被穆加贝总统斥为“叛国贼”的民主运动人士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选举结果。整个过程看似暗流涌动，实则波澜不惊。

从蜜月到冷战

近来有几个动态耐人寻味，其一是今年年初，赖斯作为美国候任国务卿把古巴、缅甸、白俄罗斯、津巴布韦等六国列为“暴政前哨”，称

暴政滋生出绝望和仇恨，孕育出恐怖主义。其二是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葬礼上上演的一道“另类风景”成了英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葬礼上，由于出席嘉宾座位是按各国英文名字第一个字母排序，碰巧布莱尔的座位紧挨着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仇人相见”，布莱尔岂能容忍，气得他扭头就走，宁愿屈坐在侍官席上。后来穆加贝一脸狡黠地揶揄：布莱尔躲来躲去，他竟然不知道挨着他坐的那位侍官其实还是我的随从。英国查尔斯王子则显得相当大度。当他

姗姗来迟、步入大厅时，与穆加贝握手言欢，而穆加贝也不忘向王子贺喜之时还向伊丽莎白女王问好。去年9月也发生类似的一幕，当时英国广播公司播出外交大臣斯特劳与穆加贝握手的镜头，斯特劳旋即在国内遭奚落嘲讽。他不得不解释：“当时那个角落昏暗，我只是出于礼貌与某人握手，想不到他是穆加贝”。英国与穆加贝交恶已到了如此程度。

现年81岁的罗伯特·穆加贝曾是美国的座上宾，美国曾对他喜爱有加，有求必应，一度慷慨地拨出巨额援助款给新生的津巴布韦；英国更是不记被推翻了殖民地的仇怨，1991年把穆加贝扶上了英联邦主席的职位，使这个后殖民时期政坛上的新秀，立刻成为全球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英国还是津巴布韦重要贸易伙伴，在津巴布韦有大量投资。

然而，蜜月并没有持续多久，津巴布韦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就被西方所诟病，他们以不民主、人权记录不佳和2002年总统选举不公等原因，对津巴布韦实施多种制裁。美国在2001年抛出了《津巴布韦民主和经济恢复法案》，开始有系统地发动制裁攻势，并污蔑穆加贝领导下的津巴布韦为“无赖国家”。2001年，由于津巴布韦政府推行土地改革触动英裔白人利益，英国相继发动英联邦机器，对津巴布韦进行全方位制裁。2003年，英联邦决定中止津巴布韦成员国资格一年。2003年12

月,英联邦首脑会议决定继续中止津巴布韦成员资格,倔强的穆加贝怒气难抑,干脆宣布退出英联邦,让世人看到铮铮铁骨的穆加贝硬汉风格。

缘何成了美英眼中钉

津巴布韦缘何成了美英的眼中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过,从历史、传统、其民族价值取向来看,这种结局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对于有凝重的部族文化传统与酋长情结的非洲国家来说,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渗透和干涉主义显然是不受欢迎的,而英国一直对穆加贝所倡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怀恨在心,不愿从非洲黑人的悲惨境地设身处地着想,只死认一个法律秩序,把穆加贝有偿收回荒置土地的政策错误解读成对白人的复仇清算运动。

从法律传统上看,津巴布韦尽管承袭了旧殖民统治时期的西方制度,但它依旧不能完全走出非洲习惯法的思维定势。非洲习惯法更多地考虑了先人的意志,对约定俗成的条规顶礼膜拜,对习惯法的践踏就是对自己祖辈及对民族图腾的不敬,藐视习惯法者自然会遭受最为严厉的惩处。所以当遇到外部势力干涉时,非洲习惯法能为反对外来干涉提供至关重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从价值取向上看,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伦理基础,而非洲则更趋向于集体依附性。穆加贝出身贫寒,受过系统教育,在旧政权的监牢里蹲过十年,带领民族解放力量同殖民主义势力作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穆加贝在津巴布韦人民心目中具有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他不再只是单纯的以个体形态存在的穆加贝,而是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所不能或缺的因素,因此,穆加贝在位时间越长,越能维持人民的本能

的渴求。然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中,他们更多地把这种现象简单化为“独裁主义”,造成了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上冲突。同穆加贝一样,那些在位时间稍长一点的非洲国家领袖,如肯尼亚前总统莫伊以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曾被西方媒体简单化为“独裁者”。

“颜色革命”在非洲?

同“拉美化”这个命题一样,“颜色革命”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更多地具有表征作用,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得以观察现实情况的简单模式。

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今年伊拉克的“紫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和叙利亚影响下的黎巴嫩“雪松革命”,这些大大小小颜色革命,归纳起来,基本上都具有这些特征:政治力量上反对派有足够的支持面,有外部政治资金支持,在策略上偏向于施展一些莫名其妙的“伎俩”,这些手法有的在选前启动,有的在选后启动,都是在选举“是否公平”上大做文章。

非洲并没有给“颜色革命”提供非常良好的土壤。经济基础制约了本土民主的繁衍。而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是外部政治资金大举投入反对党的前提,非洲可能得到一些支持,但这样的支持是有限的。

而在所谓“伎俩”玩弄手法上,更多地要配合各类媒体一边倒式的舆论攻势,才能达到煽动民众情绪的目的,但非洲媒体力量单薄,新闻受众群有限,不会给弱小的反动党达到以弱胜强的机会。

2005年3月津巴布韦议会选举铺开之际,西方媒体为了配合津巴布韦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不

断发布一些对执政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党不利的消息,如指称政府控制救济粮食分配以选票换粮食,操纵选区不让反对人士投票等,并一再传出如果这次穆加贝所领导的党赢得2/3以上议席就会不经全民公投而达到有利于穆加贝的宪法修改。选举结果出来以后,英美都表示了对选举的失望,均称这是不公平的,是穆加贝控制下的一场闹剧。

但是,与英美的表态截然不同的是,同样作为国际选举观察团的非洲联盟却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选举是完全按照了津巴布韦法律,是一场公平的选举。这正是一种内部声音的共鸣:非洲的事非洲人自己做主,外人不要指指点点。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洲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组织的成员。来自本土组织的支持是最为关键的支持。

多少可能令英美沮丧的是,这次反对派表现出来的“抗争”斗志不仅没有事先所期待那么大,其反对的规模还远不如四年前津巴布韦总统选举时的场面。作为“颜色革命”的重要一环,街头政治家要以广场为阵地,以支持者和同情者为政治筹码,以发表激情演说为主要进攻方式,但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大街上几乎平静如常。

英美等国如何“处置”登上“暴政前哨”排行榜的惟一的非洲国家津巴布韦,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可以说,津巴布韦被列入美国黑名单,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只是美国为了表明民主推进的决心故意把津巴布韦列入其中而已,因为美国似乎在判断:津巴布韦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治也可能跟着崩溃。显然,英美高估了津巴布韦所谓的民运派,低估了非洲人的传统力量,更低估了老对手穆加贝的能力。